

漂亮妹妹

萝南
· 著 ·

让时光渐渐将它们酿成
温暖的感伤
惆怅的怀想
酿成一支美丽的歌

Beautiful

Younger

is ter



华文出版社
SINO-CULTURE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漂亮妹妹 / 萝南著 . -- 北京 : 华文出版社 ,
2014.5

ISBN 978-7-5075-4148-9

I . ①漂… II . ①萝… III 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79581 号

漂亮妹妹

著 者: 萝 南

责任编辑: 苏 菡 吴 晶

出版发行: 华文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

邮政编码: 100055

网 址: <http://www.hwcbs.com.cn>

投稿邮箱: hwcbs@126.com

电 话: 总编室 010-58336210 责任编辑 010-58336193

发行部 010-58336270 010-58336265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

开 本: 787 × 1092 1/16

印 张: 20.5

字 数: 320 千字

版 次: 2014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075-4148-9

定 价: 29.8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1

1993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午夜，车如流水的广深公路这会冷清了些，一个身材匀称、个头高挑的年轻姑娘站在路灯下，一头入时的披肩长发，在路灯的映照下，泛着一层柔和的光晕；前额的刘海高高隆起，像一片乌云落在额头，使得她秀挺的鼻看上去有些上翘；明亮的大眼睛在路灯下闪烁着，月牙儿红唇轻抿着，带着一丝自然的、不经意的笑；裙带系成一个小风筝式的蝴蝶结随风飘舞着。

只见她侧着身，一直注视着左侧两行路灯的尽头。几分钟后，一辆白色的公共汽车出现在她的视线里，她忙扬起右手，却见一辆黑色的“奔驰”轿车风驰电掣而来，将公交车甩在后面，“嘎”的一声急刹车停在她跟前。姑娘不觉好笑地注目坐在驾驶员位置上的年轻人，见他也正好笑地看着她：“你竟敢拦我的车！”姑娘闻言侧过脸去，嫣然一笑，慢声说：“竟敢？你好大的口气！我没拦你的车，你瞧，那是什么？”

“噢，原来你是拦公共车，那是我误会了。”他瞥了后视镜一眼说，眼里满是笑意。

“我看你不是误会，是太好心了。”

“是吗？你也太胆大了，这么漂亮、时髦的女孩子深更半夜的拦车，你就不怕遇上色狼？”

“看上去，你也不像色狼嘛。你长得够帅够气派，还挺顺眼的。”

“你真会夸奖人。既然偶遇了，我送你一程，上车吧！”

只见姑娘大大方方的拉开车门，坐进了副驾驶的位置。

“能否告诉我你的姓名、联系地址或电话？”

“对不起，无可奉告。我喜欢坐你这辆这么舒适的车，喜欢看你这么帅的人，喜欢和你这么愉快地聊一会，但我不想结识你。”

“看来，你是个天真的、爱幻想的女孩子。你常去哪些地方玩？”

“想去哪就去哪。”

“有没有什么地方是你特别想去而又没去过的？”

“有，普陀岛。在普陀岛看海，有一种远离尘世的感觉。”

“那你怎么不去？”

“没钱、没时间。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，是我还没下决心去，不去还有想象的空间嘛。你去过普陀岛吗？”

“没去过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很想去，不如你和我一块，现在就走。”

“现在？开玩笑！”

“我们现在就可以去白云机场乘飞机去普陀岛。”

“多谢你的好意。我明天还要上班呢。”

“上不上班有什么要紧？”

“什么话？你想我被局里开除吗？”

“局里？什么局？”

“你想打听我的工作单位？没门。请您靠边停车吧！”

“不如你让我送你到家，我就停车。”

“请你马上停车！”

车“嘎”的一声停在立交桥下，这是一个十字路口，十字路当中有一座“工”字形的天桥，路边都有围栏围着，在此停车是违章的。

车一停下，年轻姑娘便打开车门钻出车，她很得意，心想：这里既不能停车又不能掉头，总算可以甩掉他了。她这么想着，快步朝港湾路走去，却听身后传来脚步声，回头一看，见对方竟弃车跟来了。

“你疯了，这里不能停车，你的车会被拖走的。”

“拖走就拖走，我不在乎。”

“我到家了，你请回吧。”

“这不是政府办公大院吗？”

“我家就在区政府办公大楼后面，你可以走了。”

“那我送你到家再走。”

“随你便。”

“这是我的名片，请收下。我叫黎明。”

“黎明？该不会是香港四大天王之一到了岗埔吧？”

“哪有。这样吧，明早六点，我来接你去‘海员俱乐部’喝早茶，如何？”

“多谢你的好意，我习惯在家里吃早餐，失陪。”

黎明见她拒人于千里之外，但脸上始终带着可人的笑意，与其说是笑意，毋宁说是生气流转。这女孩如此清纯高雅、风采迷人，他心动不已。

“请问，哪位是欧小姐？”

“阿姨，我们这里全是先生，就一位小姐，还用问？”

一位手捧着一大束红玫瑰的大嫂不好意思地一笑，朝坐在窗边办公桌后的一位着白色洋装的年轻姑娘走去。

“您就是欧小姐吧，有位姓黎的先生在店里订了一季的红玫瑰。以后，我每天都给您送一束红玫瑰来。”

“阿姨，这花，我不能收，请您拿走吧。”

“欧小姐，我已经收了那位先生的钱，就请您收下吧。”说罢，大嫂转身就走了。

“欧斐，有人送花是好事嘛，你不要就给我，我借花献佛，保准大把女孩抢着要。”旁边的男同事起哄道。

欧斐闻言不予理睬，追出门，走廊里却哪还有花店大嫂的影子？她只好折回办公室，从那位要花的男同事辛子轩旁走过时，她顺手将花搁在他桌上，笑道：“你要，就给你，回头让主任见到问起，只别说是我给你的就是。”欧斐说。

“哦对了，欧斐，刚才主任还问你来着呢！不过好像也不是什么急事，他让你下午再过去找他。”

中午吃过饭，欧斐应约来到主任梁恒的办公室。这是午休时间，职工们有家属的大都回家了，只有单身职工待在写字楼，在职工食堂吃完饭，然后有的伏在桌上睡觉，有的坐在桌边看报，有的三五个围一桌玩扑克。

“小斐，坐，我泡杯茶给你，要红茶还是绿茶？”

“绿茶吧，谢谢。”

梁恒将茶放到欧斐跟前，然后在沙发上坐下，侧对着她，温言道：“小斐，我们好久没有坐在一起了，与在学校相比，在单位，你和我好像有些疏远了。是不是我对你太严厉？”

“疏远？不是啊。您忙，我也忙，而且，我不敢随便进您的办公室打搅您，您是我的顶头上司嘛。当然，您是有点凶，辛子轩他们挺怕您的。”欧斐调皮地一笑。

“凶？不是吧，我好像没对谁凶过。对辛子轩他们我也只是要求严点而已。以后，在工作方法上，我会多加留心。怎么样？在单位工作比在学校辛苦吧？”

“也不算辛苦，我喜欢这种辛苦。每天打仗似的，节奏快，也充实。”

“你很幸运，一毕业就能参与一座港口的建设，你应该好好把握这个机会。难得有这样一个机会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。”

“您放心，我会的。听说您将荣任建港指挥部副总指挥了，恭喜。”

“谢谢，还没下文呢，你就知道了？也是的，这种事传得比风还快。”

“以后您高高在上，我们就更疏远了，不是吗？我就更不敢随便进你的办公室了，嘻。”

“随时欢迎你来我的办公室，况且我还兼设计室主任，还是你的‘顶头上司’嘛。下周设计室也要迁往指挥部大楼，我们还是能天天见面。而且指挥部离铜材厂很近，以后你去铜材厂就更方便了。你好像很喜欢翻译工作？时下，外语好确实是个优势，但你做专业翻译也太可惜了，上海交大的高材生嘛，你应该成为一名出色的设计师或工程师。”

“嘻。”

“你看你，笑嘻嘻的，我又白说了，你怎么就长不大？”

“不是我长不大，而是主任对我期望太高，而我却如此冥顽不化，让主任操心了，有时候，我就想，主任比我姐还像姐。”

“什么话？你姐很操心你？”

“她只攻击我，她是我的敌人。”欧斐以一种调皮的口吻说，“您不知道，她从小就欺侮我，仗着比我大三岁，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不说，凡是我喜欢的她就抢，就破坏。就说上大学吧，她读清华，我读上海交大，她便说我上

的没她的好。老实说，我之所以上交大，就是为了回避她。我来这里工作，她又讥笑我没出息。不过，她还真是蛮有成就的，毕业后，工作不久就下海了，在珠海和人合伙开了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呢。”

“你姐很有眼光，开发房地产，只要稳扎稳打，是大有作为的。你说我比你姐还像姐是指我百般挑剔你吧？我工作上要求严点，那是工作本身的需要。你说呢？”

“我随口说的，您别认真，您对我那么爱护、关心！嘻嘻。”

“说说你吧，我建议你还是把铜材厂那边的事交出去。”

“主任为什么非得叫我辞掉那份差事呢？老实说，我很想为向日本人索赔出点力。”

“当然。但铜材厂的事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怎么说呢，我宁愿我自己过去帮忙，也不愿你去，假如我能脱身的话。”

“您去？开玩笑，您这么忙。主任是怕铜材厂有什么内幕，涉及我爸？如果是这样，请放心，我爸绝不是那样的人。”

“你太敏感了。我想，铜材厂真有什么内幕，你未必有机会知道。要说呢，像铜材厂这种情况，在全国范围内，尤其是沿海地区，是很普遍的。这样的‘商暴’只能造成一种昙花一现的经济繁荣假象，却会给国家的经济秩序带来一场大灾难，会产生无数的贪官污吏，会形成无数的‘黑洞’。目前，别的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赶紧想办法弥补损失。”

“您要是能帮忙寻条出路，全岗埔人民都感激您。”

“全岗埔人民就未必，不过我要是能帮上忙，也不是图感激，能为民为国尽点力就尽点，但凭我心！”

“好一个但凭我心。”

“是啊，你放心，铜材厂的事，我能帮忙就会帮忙的。”

“那真是太好啦！主任，我们几时搬家？”

“下周一。搬家后你每天得赶早班车，吃得消吗？”

“这有什么，我每天都晨跑。”

“你在哪晨跑？我怎么从未遇到过你？”

“还能在哪？就在沁园小区内。怎么，您也晨跑？”

“当然，你忘了，在交大，我可是男足的守门员。在你眼里，我很老吗？”

“嘿嘿，您而立之年只有两三年了，难道没有紧迫感？”

“是啊，是有紧迫感，不过，你不急，我也不急。你冰雪聪明，当然知道原因。”

“您干吗要跟我说这个？我不想听。我们现在这样不是很好吗？您知道，我不想烦恼。我不阻您休息了，一会见。”欧斐嫣然一笑，起身离去。梁恒脸上掠过一丝无奈的苦笑。

梁恒是在上海交大认识欧斐的。大三时，他认识了刚考入交大的同乡欧斐，那时欧斐正值豆蔻年华，又来自南方大都市，家庭出身又那么好，穿着入时，一入校便光彩夺目，成了校园里的“小公主”，他也对这位“小公主”很有好感，俨然以兄长的身份自居，百般呵护她，日久暗生情愫，却始终没向她表白。欧斐大学毕业分配到港务局成为他的手下，也是他动员的，因为她一向很重视他的意见，当年在上海，她的心都未飞走，如今来到他身边，他就更有机会赢得她的心，也自信能赢得她的心。他就一直这样等待着。有时，他也会试探着含蓄地向她表明自己的心迹，可他一开口，就被她调皮地用俏皮话挡驾了。他也觉得她还小，尤其是她的心态，天真烂漫、情窦未开，还不到他表白的时候，他只能等，等待她回应的那一天。

所以，下午，当他和她一同坐公共车去建港指挥部的时候，他宁可让她身边的座位空着，宁可坐在她身后，可即使这样，她的秀发散发出来的淡淡的香味还是令他心神不定。

建港指挥部坐落在货运码头边，这里是东江口岸，东侧是港湾，对岸就是东莞地界了。两人乘汽艇来到港湾东岸，岸边是软软的沙滩，欧斐不禁暗暗叫苦，因为一踏上沙滩，双脚就陷进沙里了，直没至脚背，她心疼脚上那双新皮鞋，索性脱下鞋，提在手里，光着脚走。

“小斐，你脱下鞋干什么？当心沙里有玻璃片、铁钉什么的，伤了脚怎么办？快穿上，鞋脏了，回头擦洗一下就是。”

“主任，您不知道，我这双鞋可是我姐送给我的，还是从英国买来的。”

“那又怎样？脚总比鞋重要吧？”

“我看您脚上这双皮鞋也不是国产货吧？”

“谁说不是？我身上没有一件是洋货。”

“算我看走眼了，看您平日穿着挺讲究的，大伙都以为是些名牌呢……哎哟！”

“怎么啦？脚伤了？”

欧斐痛苦地皱着眉，点点头，梁恒忙伸扶住她，让她抽出脚，却见她右脚心一滴一滴往下滴血，便以一种命令的口吻说：“快坐下。”

“可这么脏，怎么坐？”

“坐下！”

“好吧。”

“脱下袜。”

“这……”欧斐的脸刷地红了，她穿的是连袜裤。

“脱下！”梁恒说着，转过身去，背对着她。

欧斐无奈，只得脱下袜裤，折好埋进沙里。“好了。”

梁恒蹲下身，抓住她的右脚查看伤口。

“是被玻璃片扎的，玻璃片还在伤口上，伤得不轻。工地上一定有医疗室，我背你去，免得你另一只脚又伤了。”

梁恒背欧斐走出沙滩，找到工地医务室，医务室没人，好在门没上锁，他只得自己动手，替她清理创口、上药、包扎。

“您累得满头大汗，给您添麻烦了，抱歉。”欧斐说，从手袋里掏出一包纸巾递给梁恒。

“没关系，是我害你受伤，该道歉的是我。还疼吗？”

“不痛，一点皮外伤而已。”

“那就好。你在这歇着，我去工地看看，回头再来接你。”

“好的，您忙去吧，真不好意思，耽误工作了。”

“没关系，你在这屋里待着，别走出去，否则伤口又流血不止就不好了。如卫生员回来了，就请他重新帮你清理一下伤口，可能得缝几针。”

梁恒走后不久，卫生员就回来了，重新帮欧斐处理了伤口，索性伤得不深，不必缝针。

两个小时后，梁恒返回了，和他同来的还有一位现场施工员，这位施工

员给他俩联系好了一辆送货到工地的大车，他俩可搭这辆便车回岗埔。梁恒扶欧斐走出医务室，在驾驶室坐下后问：“缝了几针？”

“没缝几针。”

“什么叫没缝几针？根本就没缝针吧？”“也没打破伤风吧？你就这么孩子气。回到岗埔，我陪你看急诊。”

“好吧。其实这点伤不算什么。小时候，刀从桌上掉下来砍在我脚背上，没缝针，也没打破伤风什么的，就好了。”

梁恒闻言不语，端坐在她身边，眼睛直视前方。

“主任，您生我的气了？我都答应您去看急诊了，您就别生气了。”

见他仍不理睬她，便故意轻呼一声“哎哟”。

“怎么啦？碰着伤口了？不要紧吧？”梁恒关切地问，低头望她的脚，满脸紧张，“别说话，集中精神，注意你的脚。”

欧斐娇笑一声说：“骗您的，谁叫您板着脸不理人？”

梁恒闻言，索性身子往后一仰，靠在椅上，闭上眼假寐，不再理睬她。她也就不再出声，静坐着，不一会，头一歪，竟靠着肩膀睡着了。他睁开眼，侧脸端详着她的脸，眼里满是柔情，身子一动也不敢动，生怕惊醒她。

车到岗埔，梁恒带欧斐在区人民医院看了急诊，然后送她回家。母亲麦英娣很热情地接待他，并留他吃晚饭，他拗不过母女俩再三挽留，就答应了，并自告奋勇下厨给她母亲打下手，忙这忙那的。

晚饭时候，欧斐打趣道：“主任，真看不出，您还是个家庭妇男。”

“我长期住单身宿舍，得学会自己照顾自己。”

“小梁，你是内地人吧，到广州几年了？”

“是啊，祖籍湖南，但生在广州、长在广州，也算是广州人。”

“是吗？那你的普通话讲得真不错，我还当你不会讲粤语呢！你是在内地上的大学吧？”

“是啊，在上海交大，和小斐同校。”

“原来你和小斐是校友，真巧。成家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连女朋友都没有。”

“我看你年纪不小了，赶快找个对象结婚吧，你现在结婚，你们单位还有房子分给你，以后就难说了。”

“妈，你这房管局局长，开口闭口都是房子，你当主任稀罕单位分的房子？”

“单位分的房子便宜嘛，商品房涨价了，一天天往上涨，靠工资买房子很辛苦的，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。”

“伯母这话实在，只怕我赶不上这最后一班车了。”

“是啊，婚姻是终身大事，哪能说成就成呢。不过，你学历这么高，又一表人才，还怕找不到？眼界太高了吧？其实，人好，会过日子，其他条件差不多就很好了。你父母还健在吧？家里还有些什么人？”

“妈，你这是查户口吗？主任的终身大事还用您操心？您就别瞎搅乎了。”

“伯母，您的好意我心领了，我目前还不打算成家。过一两年时机成熟，我再来请伯母帮忙。哦对了，伯母，欧书记这么晚还没下班吗？”

“他去市里开会了，今晚不一定回来。怎么，你有事找他？”

“哦，没什么事。”

吃过饭，坐了一会儿，梁恒便起身告辞，欧斐也没再挽留。

梁恒一走，麦英娣便开始“审问”起欧斐来。

“妈，您紧张什么？不是我带人回家，而是人家好心送我回家嘛。”

“你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，要注意自己的形象，注意影响。”

“这还用说？妈还是多操心操心姐吧。我倒是觉得姐和主任挺般配的，等哪天姐回来了，我介绍他俩认识一下，怎样？”

“你姐是什么人？你瞎搅乎什么？”

“主任是要长相有长相，要能力有能力，样样都拔尖……我也是为姐好嘛。‘笑一笑，十年少’。”

“你呀，真是个活宝。”

2

“请问，欧小姐来上班了吗？”

“阿姨，您又来送花了，她刚才还在，可能走开了，您把花给我，回头我转交她就是。”

花店的大嫂憨憨地对辛子轩一笑，一边道谢一边退出门去，差点与走进门来的梁恒撞个正着。

“阿姨，请跟我来。”梁恒说着掉头就走。大嫂诚惶诚恐地跟着梁恒走进了他的办公室。

“阿姨，请坐。”梁恒客气地招呼她入座，并倒了一杯茶给她。

“阿姨，您有那位送花给欧小姐的先生的联系电话吗？”

“有大哥大号码。怎么，您要找那位黎先生的麻烦吗？”

“我无权找他的麻烦，您放心。我只是想和他打声招呼，请在下班后再送花到办公楼来，免得扰乱了办公秩序。您知道他是什么人吗？”

“他没说，我也没问，不过，他很气派，出手很大方，待人也很和气，是个挺不错的有钱佬。”

“是吗？能请您将他的联系电话告诉我吗？”梁恒说着拿出纸和笔。

“这不合规矩吧？”

“这有什么？想必他给了您名片，能印在名片上的自然无须保密。”

梁恒接过名片一看，眼里掠过一丝诧异，心想：“怎么竟是他？这么巧！”

送走大嫂后，梁恒皱着眉走到窗前，望着窗外，想了想回到办公桌后坐下，然后打通了黎明的手提电话，约他在海员俱乐部咖啡厅见面。

两人来到咖啡厅坐下，侍应生忙走过来招呼：“二位请用点什么？”

梁恒取下桌上的粉红色食谱，递给黎明，说：“黎先生，请。”

黎明推让道：“梁先生请。”

梁恒便放下食谱，吩咐侍应生：“一杯咖啡，热的。”

黎明便说：“一杯咖啡，冻的。”

随即黎明打开手提包，拿出一个精美的名片盒，取出一张名片，起身双手递给梁恒。梁恒接过名片，笑着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我未带名片。”

“没关系，请坐。”

两人重新落座后，梁恒说：“原来您就是赫赫有名的华南测绘仪器有限公司的总裁，本市‘十大杰出青年’之一的黎明先生，久仰。”

“梁先生过奖了，浪得虚名而已。”

“黎先生太谦虚了，您的事迹都见报了，黎先生可以说是本市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啊！”

“哈哈，那是报上瞎吹，我哪里是什么‘传奇人物’？家喻户晓就更谈不上，也就误打误撞撞出一条小路而已。以后会怎样，还很难说……”黎明说着耸耸肩。

“用国内产品替代进口产品是条好路子，怎会不通？迟早会通的。”

“路子是条好路子，可从不通到通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呢，加上我那摊子铺得太开，如今也有点力不从心，难啦。梁先生既是欧小姐的同事，也是从事工程设计吧？”

“是啊，是搞设计。”

“像梁先生这样的人才，只搞设计太可惜了。”

“是吗？过奖了。您是大忙人，简单说几句，以后有机会见面再叙。”

“爽快，我交了你这个朋友。以后，我们自有机会相见。老实说，我对你可有一见如故之感。有话，请尽管说。”

“谢谢。可否请在下班时间送花给小斐？我这么说您不会介意吧？”

“当然不会。你是设计室的负责人吧？其实你可以在电话里吩咐一声的。我想你约我来不光是为这事吧？”

“是啊，我和小斐相识多年了，我很关心她，忽然有人这么……这么追求她，我就想看看是何方神圣。”梁恒面带微笑缓缓地说道。

“我明白了，你也是追求者之一吧？你约我见面，是想观察一下我这个竞

争对手。”

“正是，您是怎么认识小斐的？”

“一个很偶然的机会，我可从未见过她这么动人的女孩子。我是不会放弃追求她的，我们就各显神通、公平竞争，如何？”

“好，我也不会输给你的。”

“那好，以后您到市内，欢迎到我公司来坐。”

“有机会一定登门拜访。”

和梁恒在咖啡厅门口分手后，黎明回到花店，取了花，驱车便去了欧斐家。可将车停在区委大院里后，他又改变了主意，打了一个电话后，便径直走入区委办公室大楼，来到顶楼四楼，找到“区委书记办公室”，黎明走进里间，欧书记正和三个人在谈话，见他进来，忙起身相迎，那三个人起身告辞。

“你就是小黎？我去过你家多次，都没碰到过你，正感遗憾，不想你竟找上门来了，请坐。”

“我是晚辈，理应专程来看望欧叔叔的。其实呢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认识了欧斐，听说她的脚昨天扭伤了，就来探望她，先来跟欧叔叔打声招呼。欧叔叔，小斐的脚伤得怎样？”

“不要紧，一点皮外伤而已。”

“爸。”

黎明侧过头去，只见一个身材和欧斐差不多，长相有几分相似的妙龄姑娘款款进屋来，只是她的肤色深些，一头利落的短发，看上去更成熟、更有风度，虽不似欧斐那般妩媚，却很自信，衣着入时，光彩照人。在黎明打量她的同时，她也在打量他，眼里流露出一丝惊奇。

“小黎，这是我大女儿阿敏。”

黎明忙起身，阿敏已大方地向他伸过手来，自我介绍道：“我叫欧敏，很高兴认识您。”

黎明伸手轻握一下她的手：“我叫黎明，幸会，请坐。”

“阿敏，你知道小黎是谁吗？他是本市‘十大杰出青年’之一，是……”

“欧叔叔就别替我吹了，再吹，我就无地自容了。欧叔叔，欧小姐，你们

坐，我去探望小斐，就不打搅你们了，告辞。”

“小黎，一会儿下班，我回家，陪你好好聊聊。阿敏，小黎要去我们家，你来带路，好好招待。”

“OK！”欧敏欣然从命。

黎明忙退后一步，让欧敏先走，两人一前一后走出区委办公室，欧书记亲自送到走廊。

下楼的时候，欧敏问：“黎先生，我们两家是世交吗？我怎么没见过你？”

“你为什么说我们两家是世交？”

“我看你叫我爸叫得那么亲热。”

“哈，我不就称你爸一声叔叔吗？他是长辈，又不是我的上司。”

“话是这么说，不过……”

“不过怎样？现在这年代，一声称呼背后也有那么多文章，真是奇哉怪哉。”

“你这人说话怎么阴阳怪气的？”

“你不是这么经不起玩笑吧？Sorry！请在这稍候，我去车上取点东西。”

黎明从车上取来花，欧敏瞥了一眼，问：“这花是给老妹的吧，你怎么认识老妹？”

“我认识你，当然也认识你老妹。”

“看来你不肯对我说实话。你认识我老妹多久了？”

“虽然不久，但是我觉得她的笑容足可照亮任何黑暗。”

“看来，你对老妹着迷了，只有着迷的人才会下这种……这种充满激情的断语，而这种断语，感性的成分多、理性的成分少，也就有水分了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对你老妹并不了解。”

“你和她接触过几次？竟敢说比我还了解她。”

“仅一次，但一次就足矣。”

“是吗？老妹要是听到你这番评价，不知有多得意。”欧敏笑着说，“到了，我家在四楼。”

屋内传出悦耳的钢琴声。

“妈，您回来啦？”

“不是妈，是我，有客人来探你了。”

“姐，你回来了！”

“你快出来吧。”

“欧敏，小斐的脚扭伤了，请你进房去扶扶她。”

“是吗？你怎不早说？我去看看，你请坐。”

黎明却没有坐，仍捧着鲜花站在厅中，见欧敏扶着欧斐出厅来，忙上前献花给她，柔声问：“小斐，你的脚，不要紧吧？”

欧斐接过花，嫣然一笑说：“你真是神通广大！”

黎明闻言微笑不语。

“姐，麻烦你帮我将这花插到我书房的花瓶里。”

欧敏忙着插花、沏茶、削苹果，黎明则目不转睛地盯着欧斐，关切地问：“小斐，你的脚不像是扭伤的嘛，怎么回事？”

“是刺伤的，缝了好几针，是下工地在江边沙滩刺的。不过没啥大事儿。哦对了，黎明，你以后再不要叫花店送花来了，让你无端破费不说，出洋相。”

“怎能说无端？出什么洋相？我喜欢送你花，你喜欢花就行。”

“你这么海派？这里不是海外，我也不想领导时代潮流。”

“送花还分什么海内海外？花是美的，人人爱美，也就人人可送花、可赏花，什么时代潮流？”

“就算如此，可在单位，主任盯得紧；在家里，老爸像个活阎王，老妈像个特工，我疲于应付。再说，我怎么还你的情？”

“你喜欢、你高兴就行，至于你爸妈，我保准他们不会对你怎样。你单位那个主任，他也不会说你什么了，他不是那么没风度的人。”

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跟我爸妈相熟？跟主任也相熟？”

“差不多。”

“你是谁？”欧斐大吃一惊。

“我是我，你不必向别人打听我，你了解我，就找我了解好了吗。”

“老妹，天上掉个大元宝了，你还不伸手去捡？”欧敏笑着说，“今天我下厨，你们俩就在这里加深了解吧。”

客厅里只剩下欧斐和黎明了，黎明柔声问：“小斐，你会弹钢琴？”

“瞎闹，都练了好几年了，一点起色都没有。”

“不是啊，我看弹得很好，你刚才弹的可是巴赫的曲子？”

“是啊，你也喜欢巴赫？”

“嗯，他的曲子有种淡淡的忧伤，比欢乐更优美，不是吗？”

“是啊，可惜我弹不出那份淡淡的忧伤。”

“那是因为你只有欢乐。我扶你进房，你弹给我听好吗？”

钢琴声起，欧敏走出厨房，见黎明也在欧斐的书房里，眼里光芒盛炽，心里竟划过一丝的不愉快。听到门锁响，忙去开门。

“阿敏，你回来了，几时回来的？怎不给我个电话？”麦英娣对欧敏的突然出现又惊又喜。

“我路过，顺便去看看爸，他说家里来了客人，叫我回家招待。”

“客人呢？走了？”

“没有，和小斐在书房。”

“是什么人？”

“爸没细说，我也不清楚，看情形是来追小斐的。”

“该不会又是那一个吧？他昨天才来过，今天又来？”

“他昨天来过？”

“是啊，我看他看上小斐了。”

“是好事嘛。”

“好事？小斐还不到二十呢。居然进房了，他把我们家当成什么？”

“妈，男女交往很正常嘛，您别这么保守，不就在书房嘛。”

“书房也不行，我再不许她带人回家。”麦英娣说着走出门厅，穿过客厅来到欧斐的书房门口，板着脸正要出声，却见今天这位不是昨天那位，错愕间，张开的嘴竟忘了合上了，有点不知所措。见两人一个只顾弹琴，一个只顾听琴，都忘乎所以，不知她来到，便干咳了几声。琴声戛然而止，欧斐回过头来。

“妈，您回来了，姐也回来了。”

“我知道。这位是……”

“麦阿姨，我是黎明。”黎明说，见欧斐欲起身，忙过去扶她。